

中國社會文化

東方文庫第三十二種

中 國 社 會 文 化

The Social Culture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
有權
作印
翻印
必究

回(東方文庫)中國社會文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	一
中國社會之本質及其作用·····	二九
中國人的人生哲學·····	五三
中國古代社會鉤沉·····	七〇

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

日本稻葉君山著
楊祥蔭譯

—

中國社會，接近日本？或接近歐洲？現在成了有心人真摯研究的問題了。去年秋天，我的朋友某甲，視察中國回來，對我述他的感想。他說：『當我未到中國以前，常以為中國社會和日本社會很接近，但親身去觀察了一趟，纔發見全然是不一樣。中國社會，與其說接近日本，寧說接近歐洲。就人生一時缺不了的衣服住宅食物而論，無論那一樣，都距日本很遠。拿同文同種那些套語，把中國和日本一律看，是

『毫沒理由的。』

中國較日本接近歐洲這種說數，在漢學先生，必定認爲異端。日本漢學先生，以爲中國是孔子發祥的故國，產出荆軻豫讓的地方。他們以爲周末六國被秦併吞，雖始皇焚書坑儒，孔教却並沒有亡。到了漢代，遺經殘編，漸次由各處出現，世又歸依到孔子教權底下了。日本對孔教呈最熱烈的歸仰時期，距今日尙不甚遠，就是明治維新前德川幕府當局的時代。現在日本漢學先生，可稱爲那時代的遺物，所以他們主張中日社會接近論，並不能算爲甚麼奇特的事情。

但是漢學先生，到現在還沒注意自己的智識，已經化成骨董品，這真是可憐呢！孔教雖說發生在春秋時代，總不外封建時代中的一個產物；並且孔子把傳統的精神，發揮盡致，是和日本封建政治的社會，很共鳴的。日本漢學先生，對於這一點沒有相當的理解，徒唱中日社會接近論，不是很滑稽嗎？漢學先生尙可原諒，尤其糊塗的，是堂堂負盛名的大學者。主張在中國建設儒教大學，以爲可藉此聯絡兩

國的感情。要曉得日本脫去封建政治，尙不滿半世紀，中國脫去封建政治，却已經二千餘年了。中國在這二千餘年間，社會經無數的潛移默運，纔產出現代中國的世相。主張中國社會沒有革命，是極誤謬的見解，擱到後節再詳說。單說某甲驚異的感想，就我的解釋，是全被漢學先生和時代錯誤的學者所誤。因爲有中日社會接近論做了先入之主，所以到實際上見了兩個社會相差很遠的時候，就發生不同的感覺了。

二

那麼中國較之日本，接近歐洲社會的見解，是對嗎？我們毫不遲疑的，說很對。而且主張不是中國接近歐洲社會，實是歐洲接近中國社會。雖然兩社會間，現在存着一大溝渠，但是求兩者的共通點，中國却是歐洲的先進國了。

中國古來，可稱爲革命國。所謂革命，縱使有些中國式的特性，大體上也含有世

界共通的意義。把中國史認做單調的，無趣味的，那不過是向來史家的過失，並不是中國史的本體。我以為中國達到現在的社會狀態，是經過下述的兩大革命來的。

第一，封建制度的破壞。這是在西史紀元前二世紀前後的事。我們把日本德川時代，是否與封建的意義完全相合，暫擱一邊。中國的封建制度，從那社會組織看起來，可說是個模範的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時代，是從氏族制度發達而來的，對於一般人民，不認私有權是甚麼東西。我們看周禮敘井田，是土地分授的意思，和近世俄國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所唱的土地政策，沒有甚麼分別。(註一)

既以氏族制度作封建政治的基礎，土地公有，共同耕作，完全實行自不待說；各人的身分——產業，也可依世襲的意義解釋。中國到有這樣社會組織，經了幾何年月，雖不明確，破壞的時期，確是在前說（西史紀元前二世紀頃）年代的前後，是沒有一些疑惑的。

中國破壞封建，進入新生活的時期，所費的努力和苦痛，確不是尋常所可想像的。宋代史家司馬光，由周威烈王時代起編纂通鑑，若由那時起算，中國破壞封建的葛藤，大約綿亙至兩世紀之久；所謂戰國時代，就是中華民族最有光榮的革命時代了。

歐洲到十八世紀時纔有了法國革命，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基礎纔成立，中國的階級破壞，却在西史紀元前二世紀已經實行了。作封建政治基礎的民族經濟，再不能行於中國了。中國後世學者，關於當代的紀錄，不能得正確的判斷，實在是沒法子的事情。

三

第二，貴族政治的破壞。中國既破壞世襲政治，又再行貴族政治，且其期間之久，幾達八九百年，驟然看來，實在是個不可思議的事情，令人發生驚訝奇怪的感

想。

貴族——把中國貴族的這個名稱，和印度的四層階級比擬，固然很不妥當，但王族和庶民間的接觸，常被那貴族阻礙，却是實在的事情。因王室力弱，貴族纔跋扈？或是因貴族漸次強盛，王室日趨不振？無論是那一樣，貴族總是政治、宗教、經濟的中樞。貴族的全盛，當首數唐朝，唐書有宰相世系表一篇，其中敘唐朝一代的宰相，約有三百餘名，但七八十名都出於崔姓，就是總數十分之三四都由一姓選出，可說是恰和日本藤原氏（日本的豪族，累世當日本國政）時代相當。中國破壞封建政治的世襲和階級以後，再演這樣怪現象，雖像矛盾，但是不能說沒有相當的理由。先就貴族的性質着想，中國貴族的地位不像從來世界各國，全由武力得來，也不是皇帝把這當作榮爵，賜給他們。那麼中國貴族是怎樣發生的呢？

（A）可說是由中國古來家族制度胚胎下來的。家族制度後另述說。中國雖然打破封建政治和封建經濟，族制那東西却從來沒有受過迫害。

(B)可說王權雖不怎樣微弱，但統治中國那樣廣大的土地，和那樣複雜的領域，充當支配者的權威，不充足的時候很多，所以族制自然就會發達。

我們就這兩點，把中國稱為名族，世族，望族，那些貴族，都要在五胡亂華以後解釋。爲甚麼呢？因爲他們依賴皇帝的權力，皇帝的武力，不能維持他們的性命財產，不得不互相聚集，籌商協力自衛的方法。這不是給家族制度發達的一個極大推進力麼？回看六朝時代的貴族，沒有一個盡忠心於王室的。王室當創業的時候，優遇他們，他們却時常企望王室顛覆。王室更迭交替的愈快，他們的地位越向上呢。古今稱爲不世出的天子唐太宗，命臣下編纂姓氏錄的時候，皇室李氏的位次，在中國名族僅當着第三位，可見當時貴族在社會上的位置了。

四

有這樣大權威的貴族，到唐末五代，全然失墜勢力。說勢力失墜，寧可說勢力消

滅，或者更恰當些。讀唐書藝文志，知那時代文獻的紀錄，很加了些整理。藝文志裏，稱爲譜學系圖家的手澤很多。宋代鄭樵的氏族略中也說這事。他說：『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鄭樵公表這意見，距今日固然是經過七八世紀了，但對於古物保存很注意的中國，關於譜系的著作特別缺乏，却是很稀奇！很可惜！中國學者——特別清代學者，復古癖甚強，委身搜輯佚書，犧牲一切的學者頗不乏人，但搜輯古代譜系的人，却是極少。四庫書目中，除張之洞所舉的二三種以外，再沒有別的了。鄭樵所謂『譜系學與貴族俱亡』那句判斷，想來是不錯的。

但是貴族怎樣會滅亡呢？王的權力——就是國家的力，人民的力，都打不破的貴族階級，不見甚麼爭鬪，就會容容易易的解決，恐怕決不是正當的解釋。據我看

來，中國民族，打破貴族——階級制度，紛擾的年月，雖不能說比打破封建——世襲制度長；但唐末五代，約十一世紀間的黑暗時代，據我的主張，就是費在這個革命的期間。而且這革命所受的經驗，也和打破封建的革命相同：就是在這百年間，舉世都現干戈兵燹的景象。這次歐洲大戰惹起的社會革命，是戰爭作引導力，俄羅斯現在正受這革命的苦惱，歐美各國的產業方面，社會方面，所感受的苦痛也極強烈。可知沒有別樣東西，能像戰爭，容易實現打破現狀了。打破封建的時候，列國的車戰，變成騎兵戰，影響社會很大，固不待論。戰國七雄，開始劇烈競爭，有實力的，自然稱雄稱霸，世襲制度也就失了價值，於是對這形勢，先着祖鞭的秦國一族，成了中國的統一者。打破貴族的時代也是一樣的。貴族徒重世系，貴閥閥，所謂門第以外，甚麼都不注意，在那時代，武士——當時一般人所輕侮的武人階級，勇猛直前的破壞舊習慣。一般史家，把宋太祖的創業，作近代中國史的第一頁，那是極不徹底的。實際舉打破階級的首功者，實不外後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榮二個人。

五

這樣的革命，在日本也行過幾次，每回也都給社會一點新生命。其中應仁（日本皇帝的年號）之亂，和唐末五代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應仁之亂最重要的是足利氏（註二）互相傾軋，因此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纔能自由發揮能力。唐末五代也大略相同；總之驕兵的天下就是了。唐太宗在貞觀時創設的府兵（徵兵管區）制度，到了安祿山之亂，失了支持力，稱節度使的一種地方督軍，個個形成割據。起初節度使依那人的才力，統帥藩鎮，以後他們反成了由兵推戴的形式；說他推戴，不過好聽些，其實由兵擁立就是了，而且與其說擁立，寧可說是強迫。兵爲自己的便宜起見，擁立將軍，想把藩鎮做他們的私有物，那麼世襲制度當然有發生的必要，但兵是本來由賤民階級成立的，也沒門第，也沒閥閱的人佔大多數，門第閥閱由家系的尊卑纔能維持，將軍是由兵擁立的，所以也沒有門第閥閱了。那麼將軍

依賴甚麼維持他們的地位呢？依武力呢？還是依財力呢？都不是的。他們看武力財力，對於維持他們的權力，固然也是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東西是人事關係，就是在應用當時最流行的義兒制度。

義兒制度，是由乾父乾兒的關係，發生下來的，這是博徒間現在尚行的習慣；但在中國，像祇有下層社會和軍隊間行這制度。日本現在，兵的統帥權，名實上都在天皇的手中。中國當時，氏族制度廢棄，府兵制度潰敗，各節度使隨便募兵，統帥權的存在，自然散漫；除由乾兒乾父的關係行統帥權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軍隊在那樣關係下結束的時候，長官的義兒承繼統帥權，恐怕沒有甚麼不合理呢。他們原來沒有宗族或親戚那樣家族上的束縛；他們爲維持自己權力起見，選任後繼者。所以義兒制度成了一般的趨勢，名義上是世襲，其內容却成了異姓間的父子關係了。這關係僅限於地方制度——像限於中國今日督軍那些人，尚不怎樣重要。但前說五代的後周太祖郭威，自己沒有皇子，把他的皇后族中的一人柴榮迎爲

養子，使繼承帝位；應當一姓相承的帝位，成了兩姓相傳了。周雖是一家，郭氏和柴氏二姓即位，却把貴族從來支持系圖家譜的權威，掃地殆盡；並且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那東西，也生了一大動搖。鄭樵云，五季以來，譜系之書，亡佚不傳，其原因不能不歸於這一大革命。

六

中國經過這兩大革命，從此就沒有世襲，也沒有階級。有一個有名的逸話；就是明太祖即位後，有人勸他說：『陛下姓朱，稱爲朱子的後裔，豈不很好？』太祖笑着答道：『朱子那人不過宋朝一個迂儒，有甚麼可取處。』這個逸話雖極簡單，不能承認他能够發揮當時的時代精神。實在說起來，由匹夫出身而取得天下的漢高祖，也不能抵抗時代精神，假託自己是赤帝子，是帝堯的苗裔等等。但到明太祖的時代，覺着假託沒有什麼用處，若有實力，無論誰都可當權，王位是天下的公器，

與門第閱閱有甚麼關係？雖是皇覺寺的一個小沙彌，又有什麼不足呢？這是太祖的自覺。這些自覺的發現，不可不認爲中國民族，全然對於階級鬭爭已奏了凱歌的結果。

或有人說，中國果對階級鬭爭經過革命，爲什麼到現在還維持官尊民卑的陋習，這不是很難了解嗎？民國以來暫且勿論，輒近清代的 Mandarin（官吏）內實空虛，表面上妄自尊大的態度，不是給世界一個大笑話嗎？又有人說，像中國那樣階級文字多的國家，恐怕世界上是沒有的！到了民國稍衰一點，清代的常套話，那『大人』『閣下』『老爺』等等社會語，和一切階級的繁文褥節，恐怕與經過階級革命的民族，太不相像，太不相稱罷。

這些質問固然是依據事實的。但歷史却明明白白可以說明世間的矛盾。中國當唐末五代，經了階級革命，以後維持平等社會，須要伴有相當的政治纔好；中國沒有相當的政治，那就沒有法子了。法國大革命後，產出共和政體，邇來雖有一二